

從都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

平田茂樹**

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摘 要

關於宋代茶館儘管已有不少研究，但並沒有關注到都市史料與筆記小說的差異。前者是由靜態的角度描述首都的茶館，後者則具有動態的視角，它們不但呈現了全國各類茶館的形態，還講述了茶館中發生的各種事件。從前者來看，茶館除了具有飲食、住宿、娛樂、商業等多種功能以外，又有不同階層、身分的人群因應各自的目的來利用茶館的情況。由此體現出，在發展成熟的都市中，茶館出現功能分化或群體劃分的狀況。從後者來看，茶館的多種功能渾然一體，而且各種階層、身分的人們在共同的空間中往來交際。尤其是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地方的茶館作為聯繫都市和農村的「境界」，成為物、錢、人往來交流的「場」。

關鍵詞：茶館，都市史料，筆記小說，境界

* 本文初稿宣讀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和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宋代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記與宋人的知識建構」（新竹：2016 年 12 月 17-18 日），感謝與會學者不吝指教。另外，感謝學報匿名審查人寶貴的修改意見。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iratashigeki@yahoo.co.jp

一、緒論

宋代，是中國茶文化獲得重要進展的時代，其基礎就是「茶館」¹ 這種以茶為媒介進行人際交往的場所——在全國各地的出現。到目前為止，關於宋代茶館的研究成果為數不少。² 其中，徐軻《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開封和南宋臨安為中心的考察》一文，顯示出已有研究的一個基本方向。該文由「一、宋代都城茶館的分類和分佈」，「二、宋代茶館的經營與管理」，「三、宋代茶館的功能與影響」，「四、宋代茶館興盛的原因及其對現代休閒的啓示」等四個章節組成，以北宋首都開封、南宋首都臨安的茶館為主要對象，進行了網羅式的研究。文章指出，北宋的「主營飲茶的茶館（單一化經營模式）」逐漸分化成南宋的「綜藝娛樂的茶館（休閒化經營模式）」、「妓女茶館（低俗化經營模式）」以及「行業茶館（經濟化經營模式）」等，宋代茶館的功能得到了多元化的發展。³ 這種觀點並不限於徐的論文，在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一文中，茶館的功能被總結為四種，包括「休閒娛樂」、「信息交換與傳播」、「商務交易」以及「展示與培訓」。⁴ 其他一些論文也持有類似觀點。⁵ 簡要歸納一下，即由唐到宋茶館發展的模式是：最初以「飲茶」為主要目的的茶館，隨著北宋至南宋的時代變遷，在數量不斷增加的同時，⁶ 其功能也出現了分化，變成具有「休閒」、「娛樂」、「信息溝通」、「商務往來」等多種功能的空間。

¹ 「茶館」一詞的出現，是在明代以後。在宋代史料中，有茶肆、茶坊、茶店、茶邸、茶樓等名稱。本文在行文中統稱「茶館」，在引用、討論史料時仍保留原有稱謂。

² 除了茶館以外，還有關於宋代茶文化的諸多研究成果可供參考。例如：沈冬梅，《茶與宋代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沈冬梅，〈宋代文人茶文化行為主體的角色承擔〉，《農業考古》，5（南昌：2014），頁 38-45；王河，〈論宋代茶文化中的雅俗風尚〉，《社會科學戰線》，3（長春：2009），頁 150-154。

³ 徐軻，《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開封和南宋臨安為中心的考察》（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

⁴ 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農業考古》，2（南昌：2004），頁 181-184。

⁵ 游彪，〈宋代商業民俗論綱——以城市餐飲業為中心的透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北京：2005），頁 94-102；劉清榮，〈宋代茶館述論〉，《中州學刊》，3（鄭州：2006），頁 189-192。

⁶ 徐軻的論文指出臨安著名的茶館有 22 處，而北宋開封有名的茶館只有 10 處，可見其數量的增加。

筆者基本同意上述觀點，不過認為仍有幾個課題值得深入探討。第一，是對茶館的認識。宋代的茶館是怎樣的存在？當設定這個命題的時候，我們研究的目光是落在茶館如何作為一種人際交往的場所，也就是它的「空間」特性之上。相田洋認為宋代茶館與「旅館」、「市」、「義與社」等具有相似的特質，即作為一種人、物、錢等往來交通的「空間」與「時間」相結合的「境界」。⁷而筆者以為，運用「境界」的觀點去理解宋代茶館的特質是比較重要的。因為，在由唐至宋的這段時期裡，以經濟、流通、交通的發展為基礎，社會人口的流動化被促進，人們往來交通的「邸店」、「櫃坊」、「酒店」、「茶館」等各種空間亦應運而生。所以，對「空間」的認識與把握，成為了理解這個時代特質的關鍵之一。

日本中世史研究者綱野善彥提出了「都市的な場（都市式場域）」的概念，⁸即把中世型都市空間成熟並逐漸形成近世型都市空間當中的過渡階段，稱作「都市式場域」。這一概念的提出在日本中世史家中引起了不少的議論。其中，五味文彥認為，「都市式場域」是中世都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頁，是以「中」、「津・泊・湊・浦」、「宿」、「町」等交通上的交流場所為載體呈現的自由空間，在其內部，「建造物」（「市屋」、「館」、「堂」、「町屋」、「道場」、「湯屋」）、「廣場」（「河原」、「境內」、「跡地」、「浜」）、「道路」（「小路」、「辻」、「坂」、「辻子」、「大道」、「巷所」）以及社會關係（組成都市的居民，與社會、經濟、文化之間的關聯互動）等「都市」的構成要素，已經相當發達。⁹從鎮市、草市、村市等「叢生」的現象來看，唐宋變革期的中國社會已產生出與日本中世社會相同的「都市式場域」。那麼，若將「茶館」定位為「都市式場域」之內的「建造物」之一，研究在關注「茶館」空間之時，也應著眼其蘊含的社會關係。

第二，是史料的問題。在閱讀茶館相關史料時，筆者感到，記錄兩宋首都開封和臨安的都市史料與筆記小說等史料，在記述之間是存在差異的。前者是由靜態的角度描述首都的茶館，相對而言，後者則具有動態的視角，它們不但傳述了全國各類茶館的形態，還以各種趣聞軼事為基礎講述了茶館中發生的事件。兩種史料在性質上差異對分析茶館的角度有重要影響，因此，選擇前者的靜態視角，則主要採用《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史料；選擇後者，

⁷ 相田洋，《橋と異人——境界の中国中世史》（東京：研文出版，2009）。

⁸ 綱野善彥，《日本中世都市の世界》（東京：筑摩書房，1996）。

⁹ 五味文彥，〈都市的な場をめぐって〉，收入中世都市研究会編，《都市的な場》（東京：山川出版社，2012），頁7-13。

則以《夷堅志》等筆記小說之類材料為主。

二、一則故事——〈京師浴堂〉

在展開全文的論述之前，我們先來看以下的一條材料。《夷堅志·京師浴堂》：

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浴堂也，廝役兩三人，見其來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員乍游京華者。時方冬月，此客著褐裘，容體肥腴，遂設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裡，頓于地，氣息垂絕，羣惡誇指曰：「休論衣服，只這身肉，直幾文錢。」以去曉尚遙，未即殺。少定，客以皮縛稍緩頓蘇，欲竄，恐致迷路，遲疑間，忽聞大尹傳呼，乃急趨而出，連稱殺人。羣惡出不意，殊荒窘，然猶矯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風耶。」俄而大尹至，訴于馬前，立遣賊曹收執，且悉發浴室之板驗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於是盡捕一家置于法，其膾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云。【宣公說。】¹⁰

這是北宋末年的一個官員因為「參選」去往京城時所發生的故事。宋代的官員在任期結束後，為了獲得下一個差遣（即實際職務）都必須要到京城去，就是所謂的「赴調」。《夷堅志》收錄了不少關於「赴調」的事例。首先，官員會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在等待「吏部」等衙門進行人事審查，這個階段稱為「待次」。隨後，即便順利獲得差遣，也依然未能立馬赴任，需要回到本籍或到其他地方「寄居」，等候職位空缺出來，這個階段叫「待闕」。《續資治通鑑長編》有記：「〔哲宗元祐元年八月〕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年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共成七任耳。」¹¹或云：「〔哲宗元祐三年五月〕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

¹⁰ 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補，卷8，頁1625-1626。【】內為原文小字。

¹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386，頁9401。

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¹² 又《宋會要輯稿》載：「〔紹興〕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侍御史石公揆言：『臣竊以官冗之弊久矣，士大夫守一闕，有至七八年者。今朝廷急于用材，或令再任。夫以見食祿之人而得再任，可謂優矣，其如待闕者何？況除授之際，皆所選用，無故使之久于其職，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乞自今後除守令有政績、百姓愛之者，方許再任。其餘在任之人，如有職事修舉，但加甄擢而已。庶使寒俊均一，無有淹滯之歎。』從之。」¹³ 如這些材料所言，一名官員「待次」一年才能接受人事審查、獲得差遣，隨後仍需再等一年方能就任；一個職位經常有五至七人在排隊等候；為了獲得一個職位需要等上七、八年。可見，官員「待次」、「待闕」的狀況，從北宋到南宋越來越嚴峻。¹⁴ 〈京師浴堂〉故事裡的官員就是在那般嚴峻的環境之下，為了獲得下一個職位不得不來往京城的人。

吏部衙門開門的時間並不確定，至早大概也要在日出宮門打開以後。這位官員可能住在開封「外城」或者「內城」的「邸店」中，於是很早就啟程去往吏部辦理手續。可是有點過早了，結果只能在茶邸中喝上一盞，等著門開。讀到此處，我們最先注意到的，是坊市制度的解體，以及夜禁（夜間禁止通行）的鬆弛。在繁華地帶，各種商貿的門店變得可以連續營業。這也是我們由各種史料當中能夠看到的宋代城市的光景。

我們還注意到，事件是發生在一個叫做茶邸的地方。在宋代的史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茶文化的流行，茶肆、茶坊、茶店、茶邸等場所在不斷的擴展。它們不僅是飲茶的地方，也提供各類的酒食。甚至還有材料顯示，宋代的茶館置有棋盤，提供客人進行圍棋賭博的活動。¹⁵ 個別茶館更兼有賭場的性質。南宋史料《名公書判清明集》「因賭博自縊」一條中記云：「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乙於衢州南市樓上，開置櫃坊，樓下開置茶肆，以妻為餌。」¹⁶ 這裡表面是一個茶肆，實際卻兼有妓院和賭場的功能。故事的梗概大約是支乙此人在一樓開了一家茶肆，二樓卻以作娼婦的妻子為誘餌設了「櫃坊」（賭場），並使用殘酷的手段向輸錢的客人追債，致使客人自殺了。通過這個故事，雖然只是南宋的材料，我們看

¹² 同前引，卷 410，頁 9982。

¹³ 徐松，《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1976），〈職官六十〉，頁 3733。

¹⁴ 竺沙雅章，〈宋代官僚の寄居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1.1（京都：1982），頁 28-57。

¹⁵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碁具也。」洪皓，《松漠紀聞》，《全宋筆記》第三編第 7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續，頁 131。

¹⁶ 《名公書判清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4，〈懲惡門·賭博〉，頁 530。

到了那樣一種可以令人聯想到賭博與妓院的茶肆。

再來引人注意的就是，茶邸這個地方設有「浴室」。在描畫十八世紀後半期蘇州景色的《姑蘇繁華圖》中，有一段掛著「香水浴室」招牌下的場景，描繪了為治癒旅途疲勞而設的「浴室」的情形（如圖一）。筆者並不清楚宋代的繪畫資料之中是否有描繪「浴室」的作品，不過，記錄南宋都城臨安的都市史料《夢粱錄》，則有若干關於「浴室」的描述。¹⁷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發現，正是旅行和商業流通的發展，催生了「浴室」這一類場所。

最後一點，在上面的故事中，旅人被殺害，而他的肉更被生膾了賣給「惡少」。由關於都市犯罪的記載我們發現，「無賴」、「惡少」、「少年」等從農村流入城市、並破壞社會秩序的人，都與賭博或犯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與這類人有關的場所之一，就是「櫃坊」。「櫃坊」在唐代原本是長安等大都會中經營財物保管等業務的場所，是由在唐代商業中發揮中樞作用的邸店（兼營倉庫、旅館、中介買賣等業務）當中分化出來的。到了宋代，「櫃坊」卻逐漸演變成了賭場，與之勾連的是「無賴」和「惡少」。他們紋身、剃頭、奇裝異服，涉足於賭博、私鑄銅錢等各種各樣的罪行，而在上面的故事中，更被描述為「食人肉」之人。¹⁸

茶館，正是在表現作都市革命、商業革命的唐宋變革當中粉墨登場的。由唐至宋，在以往那些以「城壁」為中心，政治、軍事性質濃厚的都市以外，出現了與交通要地定期召開的集市密切相關、稱為「鎮市」的經濟都市。京城、州縣的地方都市（城郭都市）依然保留著過去濃厚的政治、軍事特性，而在新興的經濟都市中，「都市民」逐漸成長了起來。「坊市制」解體以後，中國城市中的「坊巷」、「廂」、「隅」，或者同類行業組成的「行」等區劃，成為了定義「都市民」（坊

¹⁷ 如「開浴室者，名香水行」等記載。吳自牧，《夢粱錄》，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卷 13，〈團行〉，頁 239。其他史料也有關於「浴室」的記載，如：「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室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則知「宋門外」有一處地方叫「浴室巷」。此處既與「酒肆」相鄰，或許也是那種接待旅客的「浴室」加「酒肆」的聯合經營。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第一編第 5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卷 1，頁 237。此外，如「此行在城中有浴所三千，水由諸泉供給，人民常樂浴其中，有時足容百餘人同浴而有餘。」可見南宋首都臨安的浴室數量眾多。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著，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收入馮承鈞，《馮承鈞著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 300。

¹⁸ 加藤繁，〈唐宋櫃坊考〉，《東洋學報》，12.4（東京：1922），頁 450-486；相田洋，《橋と異人——境界の中國中世史》，〈異人としての無賴——唐宋時代の無賴——〉，頁 253-287；紀昌蘭，〈試論宋代社會的賭場與賭風〉，《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北京：2016），頁 19-26。



圖一：徐揚《姑蘇繁華圖》的一景，右上角畫的就是「香水浴堂」¹⁹

郭戶)的單位，稅收賦役都依此課徵。承擔稅役的「坊郭戶」、官員、士大夫，以及在《夷堅志》中出現的那些由農村流入城市的「遊民」、「惡少」、「無賴」、賣藝人、乞丐等等，不同類型的人群構成了宋代城市的「都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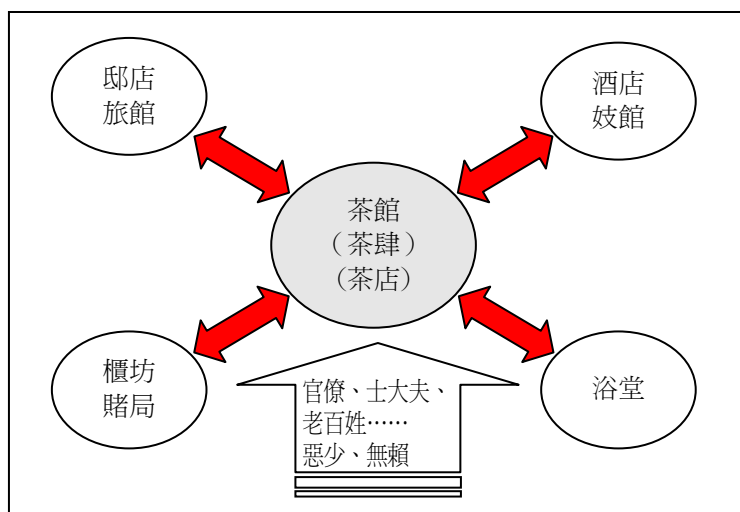
都市民的出現與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化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關聯。例如，「櫃坊」在唐代後半期只是一個由「邸店」分化出來的保管財物的地方，到了宋代卻演變成了賭場。另外，庶民開始享受茶文化是宋代以來發生的變化，而茶文化的流行又使得茶肆、茶坊、茶店等場所逐漸出現、增加。上述《夷堅志》故事當中的「茶邸」，既是飲茶的地方，又與賭博、娛樂等場所關係密切。由此可見，「茶邸」是都市民與都市民、都市民與外來客進行往來的場所。²⁰ 這個稱為「境界」的地方，是由都市外流入的「遊民」、「惡少」、「無賴」們活躍的空間，以至從地方前來「赴調」的官員，都在當中遭遇了慘劇。故事中的茶邸雖然不能具體確定在哪裡，但大致而言，離「吏部」衙門比較近、又有開封府尹（開封府的長官）的

¹⁹ 徐揚繪，蘇州市城建檔案館、遼寧省博物館編，《姑蘇繁華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十五、胥門懷胥橋段〉。

²⁰ 比較概括地討論中國古代茶館的著作，可參考劉學忠，〈中國古代茶館考論〉，《社會科學戰線》，5（長春：1994），頁120-125。

巡行隊伍恰好經過，應該是面朝或靠近主幹道的某個地方。

綜上所述，通過《夷堅志》的這則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在唐宋變革的時代變化中，茶館具有如圖二所示的多種功能，成為了人們來往的「境界」當中的一種「空間」。接下來，文章將重新考察宋代的都市史料和《夷堅志》之類小說史料這兩類性質不同的材料，以便進一步說明茶館「境界」的具體情況。



圖二：宋代茶館的多樣功能

三、都市史料中的「茶館」

宋代的都市史料現存有《東京夢華錄》、《夢粱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等幾部，其中耐得翁《都城紀勝》（〈序〉中記云：「時宋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圃耐得翁序」）中〈茶坊〉相關的記載，以及吳自牧《夢粱錄》（〈序〉中記云：「甲戌歲中秋日，錢塘吳自牧書」）的〈茶肆〉，兩條材料提供了宋代京城「茶館」的基本信息。²¹

²¹ 梅原郁提出《夢粱錄·序》中的「甲戌」是元朝的元統二年（1334），其內容較多取材於《東京夢華錄》、《咸淳臨安志》、《都城紀勝》等。關於《夢粱錄·茶肆》一條，梅原郁在註釋中也指出，是以《都城紀勝·茶坊》的記載為基礎添補而成的。吳自牧著，梅原郁譯注，《夢粱錄》（東京：平凡社，2000），卷16，頁373-393。

《都城紀勝·茶坊》：

①大茶坊張挂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挂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②冬天兼賣搗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兼賣梅花酒。③紹興間，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間，正是論角，如京師量賣。④茶樓多有都人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挂牌兒。⑤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⑥又有一等專是娼妓弟兄打聚處；又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⑦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⑧提茶瓶，即是趁趁充茶酒人，尋常月旦望，每日與人傳語往還，或講集人情分子。⑨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為名，乞見錢物，謂之齷茶。²²

《夢梁錄·茶肆》：

①汴京熟食店，張挂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挂名人畫，裝點店面。②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搗茶、饊子、葱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③向紹興年間，賣梅花酒之肆，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銀盃杓盞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盃物也。夜市于大街有車擔設浮鋪，點茶湯以便游觀之人。④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挂牌兒」。⑤人情茶肆，本非以點茶湯為業，但將此為由，多覓茶金耳。⑥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謂之「市頭」。⑦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幹、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幹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更有張賣麵店隔壁黃尖嘴蹴毬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

²² 耐得翁，《都城紀勝》，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 94-95。引文中標號為筆者所加。

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⑧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點送鄰里茶水，倩其往來傳語。^⑨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乞覓錢物，謂之「齷茶」。僧道頭陀欲行題注，先以茶水沿門點送，以為進身之階。²³

兩條記載雖有詳略之差，但基本內容一致，而且《夢梁錄·茶肆》的記載明顯是在《都城紀勝·茶坊》之上加工而成的。下面我們先來整理一下相關的內容。^①開封的熟食店懸掛名畫吸引客人，而茶肆也有樣學樣，在店內懸掛四季花卉的畫像用以裝飾。^②冬天賣插茶、鹽豉湯，夏天則賣梅花酒，茶肆隨著四季變化出售不同的「奇茶」、「異酒」。^③紹興年間，茶肆用鼓樂演奏「梅花酒曲」，促銷梅花酒，也和酒肆一樣，用旋杓量著來賣。在《夢梁錄》中，之後還記載了在「大街」的夜市上，用小車或擔挑開設的「浮鋪」，向遊覽的客人賣茶的情形。²⁴ ^④都市的富家子弟，或者衙門休班的官吏聚在茶樓，練習音樂、歌曲，被稱為「掛牌兒」。^⑤有叫做「人情茶肆」的，並非以販茶為業，而是以喝茶為藉口獲取金錢（以下的 ^⑥ ^⑦ 就是「人情茶肆」的具體說明）。^⑥有一種茶肆是聚集五奴（娼妓的兄弟。妓院的男人們？）的地方，又有一種是「借工」、「賣妓」與「行老」（行會的老大）會合的地方（「行老」雇傭「借工」、「賣妓」或者斡旋相關事務的空間），²⁵ 都稱為「市頭」。^⑦「水茶坊」、「花茶坊」是樓上安置了妓女的茶肆，君子一般不進入這種地方。《夢梁錄》在後邊還提到了中瓦內的王媽媽家茶肆等士大夫會友的茶肆的名字。^⑧有一種風俗是提著茶瓶，在初一十五或者吉事凶

²³ 吳自牧，《夢梁錄》，卷 16，頁 262。

²⁴ 《東京夢華錄》中也記有關於「茶館」的片段，特別引人注目的就是「夜市」中的「茶館」。如：「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裏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又投東，則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士女往往夜遊喫茶於彼」、「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蓋都人公私榮乾，夜深方歸也。」除了常設的「茶館」以外，這部分引用的材料還給我們展現了「夜市」的「茶坊」買賣各種商品，以及「提瓶賣茶」者在清晨賣茶的情形。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 2，〈潘樓東街巷〉，頁 15；卷 3，〈馬行街鋪席〉，頁 21。

²⁵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東京：風間書坊，1968），〈商業組織的發展〉，頁 391-420；于志娥、任仲書，〈宋代勞務市場發展狀況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34.4（哈爾濱：2013），頁 93-98。

事之時到附近送茶，以便了解鄰里的情況。²⁶ ⑨ 還有一種約定俗成的行為，是官府的士兵或衙役拿著茶到店鋪去索要金錢，叫做「齷茶」。

通過整理以上兩則材料，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一，茶館功能的多樣性。除了原本用來「飲茶」的茶館，其他如「掛牌兒」、「人情茶肆」、「花茶坊」、「水茶坊」、「市頭」等茶館，分別具有「樂曲的學習場」、「行會、士大夫、官員等集會的場所」、「雇傭幹旋」、「妓院」等各種各樣的功能。二，根據客人的身分、職業等有所區分。既有士大夫或有錢人聚集的茶館，也有「五奴」和行會人員聚集的茶館，因應客人身分、職業背景的差異，茶館的形態也各有不同。三，⑩ 顯示出「茶」被用作一種人際交往或信息交換的手段。

都市史料提供了較多關於宋代茶館的功能和類型的信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宋代茶館功能多樣化的特徵。

四、《夷堅志》中的「茶館」

筆者著重將《夷堅志》中帶有茶肆、茶店、茶邸等字眼的內容，作為相關史料，整理成附錄「《夷堅志》中的宋代茶館史料」。被提取出來的全部總共有 31 例。首先，概述一下整體的情況。在 31 例當中，關於京城開封、臨安的有 11 例，地方的 19 例（鎮江府（現在的江蘇省）1 例、建康府（江蘇省）2 例、邢州（河北省）1 例、永康青城山（四川省）2 例、平江府（江蘇省）1 例、淮陰縣（江蘇省）1 例、饒州（江西省）2 例、黃州（湖北省）1 例、福州（福建省）2 例、太平州（安徽省）1 例、鄂州（湖北省）1 例、江州（江西省）1 例、臨川縣（江西省）1 例、無錫縣（江蘇省）1 例、去往臨安途中 1 例），地點不明的 1 例。相對於上一節都市史料反映的是京城茶館的狀況，這一節的《夷堅志》材料主要展現的則是以江南為中心全國各地茶館的情形。

《夷堅志》記載的大多是北宋末至南宋中期的事情。從《夷堅志》的材料中我們看到，茶館除了原本的飲茶、休閒以外，還兼具了飲酒、飲食、住宿、娛樂表演、信息傳達、雇傭幹旋、牙行（中介業）等各種各樣的功能。接下來，我們將由 31 例中抽出 6 例進行詳細分析。

²⁶ 《東京夢華錄》有記云：「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即外地的新來者經常用茶作為與鄰居交流信息的方式。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 5，〈民俗〉，頁 25。

事例一〈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癰，垢汙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為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²⁷

在這個故事出現的茶肆，應該只是小規模的、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的茶館。值得注意的是茶肆客人的階層、身分。這是一個乞丐也可以進入的茶肆。²⁸ 故事中乞丐的真身「呂翁」是呂洞賓。呂洞賓是唐宋時代著名的仙人，在《夷堅志》中他的身影隨處可見。²⁹ 在本文的附錄當中，還有另外幾則事例。如〈餅店道人〉一條，³⁰ 在客人離開之後，人們才知道他是呂洞賓。又如〈道人留笠〉的故事：³¹ 將要離去的客人在牆壁上寫下一詩，並把斗笠掛於其上。然而客人這邊要走，那邊斗笠就開始加速轉動，於是客人只能又把斗笠取走，只留下那首「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為留一笠不沉埋」的詩。詩句揭示了這位客人正是來自蓬萊山的仙人。由《夷堅志》的這些事例看來，茶館不只是官員、士大夫、富民往來的地方，也是道人、術士、僧侶、乞丐、盜賊、仙人、鬼怪等各種類型的

²⁷ 洪邁，《夷堅志》，甲志，卷1，頁7-8。

²⁸ 《夷堅志》有很多與乞丐相關的史料，其中又與「茶館」關聯的有以下4例。「小邨先生」是在茶肆中醫治乞丐的；窮困潦倒的鎮江酒官進入茶肆之時，裝束打扮是「裹碎補烏巾，著破布裘，裘半為泥所污，跣足行」，形同乞丐；「嘗坐茶坊，見道人行乞，漫呼與茶」，即看到「行乞」的道人，把他招到茶坊中，給他茶喝；「一道人行乞到門，就坐啜茶」，仍是茶肆的主人把「行乞」的道人招呼到店裡，並給他喝茶。同前引，乙志，卷1，〈小邨先生〉，頁194；丁志，卷6，〈奢侈報〉，頁583-584；支庚，卷8，〈道人治消渴〉，頁1201-1202；支癸，卷8，〈游伯虎〉，頁1278-1279。

²⁹ 茆軍輝即在《夷堅志》中提取出27則與呂洞賓有關的事例。茆軍輝，《元明戲劇中呂洞賓形象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³⁰ 洪邁，《夷堅志》，丙志，卷4，頁391。

³¹ 同前引，卷3，頁386。

「人」可以進行交流的一處場所。

事例二〈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為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曰：「氣絕復甦，得水尚可活。恐為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即牽入門，徐解縛，扶置卧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駟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眾嗤笑，為呼張來。張辭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既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為寇刦，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既出門，即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太行，便遇一人獨行，刦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媼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為「布張家」。**【三事亦得之郟次南。】**³²

開茶肆的張翁，正如史料所言，「本以接小商布貨為業」，又稱呼為「張牙人」，可見是一位經營布貨貿易中介的牙人，同時又經營著一家茶肆。斯波義信關於宋代牙人的研究指出，「宋代中介業務的存在範圍較廣，並不只有牙人、牙儉承擔該類業務，店戶、客店、邸店、停塌等倉庫、旅館業等亦有兼營中介的。」³³ 斯波義信的研究也提到「像邢州張翁那樣的事例：遇到前來報恩的大布商，不計較他只有幾千貫錢的零星資金，把五千匹布貨的中介貿易委託於他，並且給予他特別優惠的交易方式，即允許其先將商品賒賣給各家店鋪，再交出雙方簽訂的契約書，待客商下次再來參市之時才支付貨款。憑著商業策略和信用聲望，張翁由普通牙人一躍致

³² 同前引，乙志，卷7，頁242-243。

³³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頁407。

富，成為了大商家。」³⁴ 我們的重點不在於以此深入探討牙人的實際狀況，而在於以下兩條：第一是牙人兼營茶肆這個事實。在 31 例當中情況相似的，還有乙志卷十一的〈米張家〉。這個張家是經營米行（米的中介貿易）並兼營茶肆的。第二是「入市」的說法。斯波義信認為這個「市」是定期市。當然也有可能是常設的「市」，不過，假設是定期市的話，張翁的茶肆就是配合它的召集而開設的。由此可見，在商人雲集的定期市中，牙人從事的業務十分廣泛，包括旅館業、飲食業等等。

事例三〈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李夷嵎、魏子正羔如、上官祿公仁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歎，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³⁵

這則故事值得留意的第一點是，四人為了「觀南郊」來到臨安。在宋代的都市空間中，正月上元觀燈或南郊巡遊等等，是從皇帝到市民都參與其中的重要祭典。³⁶ 五輅（即玉輅以及金、象、革、木四輅）一件件的都收藏在嘉會門外車輅院的車庫中，這四人也許是專程跑到了嘉會門外的茶肆中，趁著它們被拉出來的時候觀看。第二點，茶肆裡貼著「今晚講說漢書」的廣告。這當中又有兩點值得留意。其一，在茶館裡粘貼告示，可以進行信息的交換。在〈道人留笠〉的故事裡，把「詩」留在牆壁上，也可視作類似於信息傳達的功能。另外，以下《老學庵筆記》中一則十分有名的事例，更能體現出茶館信息傳達的效率。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付賜第

³⁴ 同前引，頁 402。

³⁵ 洪邁，《夷堅志》，支丁，卷 3，頁 991。

³⁶ 梅原郁，〈皇帝・祭祀・国都〉，收入中村賢二郎編，《歴史のなかの都市——続都市の社会史》（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1986），頁 284-309。

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為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燿，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³⁷

秦檜孫女心愛的小貓走失了，官府奉命搜尋，並在茶肆中張貼了一百多幅小貓的畫像。由此可證，茶肆確實具備了廣告以及信息傳達的功能。其二，在茶肆中可以舉行《漢書》的講說。《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一條記載了在「瓦市」、「瓦舍」這些宋代發展起來的繁華街中，提供有雜技、戲劇、說唱等各種各樣的娛樂表演，而在說唱之中，與「說話」並列的就有「講史書」。³⁸ 說唱通常在「瓦市」、「瓦舍」中不顯眼的街角裡舉行，不過，茶肆也是講說的一個重要場所。另外，《夢梁錄·茶肆》記云「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中瓦市」的「王媽媽家茶肆」，別名又叫「一窟鬼茶坊」。「一窟鬼」的名稱，即來源於宋代話本《西山一窟鬼》。這個例子又說明了茶肆與娛樂表演之間關係密切。

事例四〈鄂州南市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塵肆細民，而姿相白皙，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覷而慕之，無由可通繾綣，積思成瘵疾。母怜而私扣之曰：「兒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為爺娘羞，不敢說。」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詒笑鄉曲，不肯聽。至于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使勉從之。吳呼彭僕諭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鄙其女所為，出辭峻卻，女遂死。即葬於百里外本家，喪中凶儀華盛，觀者歎詫。山下樵夫少年，料其壙柩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塚。既啓棺，扶女尸坐起剥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謂曰：「我賴爾力，幸得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將息，若幸安好，便做你妻。」樵如其言，仍為補治塋穴

³⁷ 陸游，《老學庵筆記》，《全宋筆記》第五編第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卷3，頁32-33。

³⁸ 耐得翁，《都城紀勝》，頁95-98。

而去。及病愈，據以為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暫忘。乾道五年春，給樵云：「我去南市久，汝辦船載我一游。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不究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攜瓶上。女使樵下買酒，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由，欲與之合。彭既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現行。」女泣而走。逐之，墜于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并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到鄂，正睹其異。《清尊錄》所書大桶張家女，微相類云。³⁹

雖然不過是一齣酒店茶僕與富家小姐你愛我憎的鬧劇，但也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第一，茶店開在「鄂州南草市」中，那是一個「草市」。與樵夫一起住在山中的女兒，是乘船到南市去的。那麼，這個「草市」應該處於河運便利之地。「草市」雖然比鎮市規模要小，卻也是一種位處交通要道的經濟都市。故事中的茶店有「登樓」、「樓下」的描述，即是一座兩層建築，又可以「買酒」，則是一處既「飲茶」也賣酒、還可以「飲酒」的地方。第二，「茶僕」的存在。茶僕彭先的工作是「攜瓶」（提著茶瓶，給顧客斟茶），身分是「細民」，或說是與富民吳氏「問第不等」的貧民。在支乙志卷二〈茶僕崔三〉的故事裡，崔茶僕住在茶肆裡、月給「不過千錢」，也是一名低薪勞動者。

將「茶店」置於整個故事梗概當中，我們更加深入地體會到「它」所折射出來的社會情景：茶店一方面是供給不同人群進行人際交往的重要空間，進出其中的富民、樵夫、茶僕等人儘管具有身分差別的意識，但事實上又存在「交通」（可能的婚姻對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設在交通要衝、貨品流通的中心地「草市」中的茶店，又是一處進行商品交換的重要空間。

事例五〈方大年星禽〉：

乾道中，浮梁村落間有術士方大年，精於禽課，邑人稱為方星禽。但極嗜酒，無日不醉。值其醒時，卜應如響。西鄉張氏富於財，遭凶盜肆劫，捕之不獲。府縣以責尉盛生，懼譴，然無所施力。弓級詹通，奮以訪逐為己任。盛問有何所據，對曰：「恰行市中，逢方星禽醒然無醉

³⁹ 洪邁，《夷堅志》，支庚，卷1，頁1136。

態，因命之作卦，曰：『賊已去此五百里，急往追之，尚可得。然須在絲竹管弦之下。』其言辭必可信，願給引帖以行。」即挾一客能物色姦惡者，俗謂之眼，與之俱西。到江州，寓旅邸。日議所向，所云絲竹管弦之說，當是彼得不義之財，縱游妓館，或詣勾欄有婦女之處，宜各更衣易貌，隨所在偵索。越三日，了無所遇。共過一茶肆，肆之後皆作僦舍，商賈雜沓。見一人，布袍獨坐。為眼者異之，近其側，詳扣鄉里蹤跡。其人應答窘忤，欲起不能。眼者叱使住，目詹執縛。其人束手就擒，承伏厥罪。詹偶舉首仰視，則笙簫鼓笛，列挂壁間，始驗方生之術。歸縣誦言之，從此增價。而方不能節飲，竟以酒病亡。有弟大昌猶在，然推算非兄比也。【右四事子理說。】⁴⁰

在這則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江州（現在的江西省九江市）茶肆的幾個特徵。第一，「旅邸」、「妓館」、「勾欄」、「茶肆」、「肆之後皆作僦舍，商賈雜沓」，這些關於江州城中情景的描寫，顯示出在交通、流通發達的背景之下，都市的住宿、娛樂、交流等設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茶〕肆之後皆作僦舍，商賈雜沓」，表明這裡的茶肆是一處近似於兼有住宿設施、倉庫、牙行等多種功能的邸店這類的商業活動據點。

第二，「絲竹管弦之下」、「笙簫鼓笛，列挂壁間」的描寫，說明了茶肆與娛樂表演之間的聯繫。前述都市史料中亦有記載，茶肆會順應季節推出款式不同的茶或飲料，這些樂器應該就是進行宣傳時使用的道具。

事例六〈臨安武將〉：

向巨源為大理正，其子士肅，因出謁，呼寺隸兩人相隨，俗所謂院長者也。到軍將橋，遇婦人，蓬髮垂泣而來，一武士著青紵絲袍，如將官狀，執劍牽驢衛其後，唾罵切齒，時以鞭痛擊，怒色不可犯。又有健卒十輩，負挈箱篋，行路爭駐足以觀。士肅訝其事，院長曰：「只是做一場經紀耳！」肅殊不曉，使蹤跡其由，徐而來言：「浙西一後生官人，赴銓試，寓於三橋黃家客店樓上。每出入下樓，常見小房青簾下婦人往來，姿態頗美，心慕之，詢茶僕曰：『彼何人？』僕蹙額對曰：『一店中為此婦所苦三年矣！』問何為，曰：『頃歲某將官攜妻居此房十許日，云

⁴⁰ 同前引，卷2，頁1151。

欲往近郡，留妻守舍，初約不過旬時，既乃杳無信。婦無以食，主人不免供其二膳，久而不能供，然又率在邸者輪供焉，未知何日可了此業債也！』生喜曰：『可得一見乎？』曰：『彼乃良人妻，夫又出外，豈宜如是！』曰：『然則少致飲饌為禮，可乎？』曰：『若此則可。』於是買合食送之。明日，婦人却以勸酒一盤答謝生，生愈注意，信宿復致餉，婦亦如前以報。生買酒自酌，使茶僕捧一杯下為壽，饋至於三，彊僕必盡力邀請。婦固辭不獲，勉登樓一酬，亟趨下。生覺可動，厚賂此僕，使游說。他日再至，遂留坐從容，久而不復自匿，浸淫及亂。相從兩月許，婦人與生曰：『我日日自下而升，十目所視，終為人所疑。君若從而相就，似兩便也。』生滿意過望，立攜囊囊，下置鄰室，而身與婦人處。甫兩夕，平旦，未櫛洗，望見偉丈夫，長六尺餘，自外至，婦變色顫慄曰：『吾夫也！』生遽走避。彼丈夫直入室叱詈，捽妻髮亂篦，生委身從後門竄，凡所齎皆遭席卷。方戀迷時，足跡不出戶庭，元未嘗赴試，蓋少年多資，且不解事，故為惡子所誘陷。」【士肅說。⁴¹】

這是在京城裡發生的一個「美人局」的故事。關於「美人局」，《武林舊事·游手》有如下記載：

浩穰之區，人物盛艷，游手奸黠，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闖撲結黨手法騙財。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⁴²

這段記載描寫了在品流匯聚、人口眾多的京城，「游手」們設置了「美人局」（用女性作餌蠱惑年輕人）、「櫃坊賭局」（通過賭博榨取金錢）、「水功德局」（以官職、推薦、恩澤、晉升、訴訟、交易等名目，假作官府或相關勢力，騙取財物）等各種圈套，玩弄手段，為非作歹。岡本不二明曾詳細探討了宋代的「美人局」。⁴³文中介紹了《夷堅志》中為數不少的「美人局」，並且指出美人局是以從地方到京

⁴¹ 同前引，補，卷8，頁1619-1620。

⁴² 周密，《武林舊事》，收入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6，頁444。

⁴³ 岡本不二明，〈宋代美人局考——犯罪と演劇〉，《高知大國文》，21（高知：1990），頁1-12。

城來的人為目標，利用演戲的方式實行的犯罪。⁴⁴ 明人所作《古今奇觀·趙縣君喬送黃柑子》一條，則十分直白地道出了這種作案手法。該條雖然是在上述《夷堅志》的故事基礎上加工而成，但對原文的某些情節進行了更加易懂的解說，例如向士肅看到的那支奇怪的隊伍，《古今奇觀》就寫道：「他恐怕有人識破，所以還妝著丈夫打罵妻子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童總是一夥人也。」⁴⁵ 明確地指出，婦人、男子（婦人的丈夫）、店主、茶僕全體就是一個團夥。這段增加的內容，雖然初衷是為了令讀者更加輕鬆地讀懂故事，不過，若能明白最早遇見的那支隊伍就是由旅店匆匆逃走的「美人局」一夥，而店主、茶僕是「美人局」的參與者，就連整個「黃家店」都是犯罪的巢穴，那麼，我們確實能夠更加清晰地把握到故事的核心。

另外，在上述故事中出場的官人是「銓試」的應考者。銓試是以科舉末第、恩蔭等方式入仕的官員獲取官職必須通過的考試。比較有名的例子如朱熹，即因進士末等及第，需經「銓試」方能授職。這位官人，正是岡本所描述的，由地方到京城來卻深陷美人局圈套的一位官員候補生。還有，對於京城中人來說，「美人局」這類的犯罪並不陌生，所以，那位院長才會說「只是做一場經紀耳！」

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參與「美人局」犯罪的茶僕。成為犯罪舞臺的三橋黃家店，是一處兼營旅館和茶肆的空間，茶僕則負責在客人之間傳遞信息。旅館是人際往來的場所，茶僕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但在旅館的外內之間，而且在旅館的內部，都充當著人們的交流媒介。故事雖然沒有提到茶，但劇情的發展也少不了「酒」和「飲食」的推動。作為這家旅館機能之一的茶肆，確實起到了以「茶」為媒介連接人與人關係的作用。

通過以上六個事例，我們對《夷堅志》所見「茶館」的史料進行了詳細分析，並將其特徵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作為「境界」的茶館空間。京城的茶館自然是設在交通、流通的中心，而地方的茶館也與宋代交通、流通的發展關係密切。除了上述六例，表格中還有其他事例可以說明這一點。例如，〈郁老侵地〉中記云「送者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

⁴⁴ 除本文的事例以外，岡本列舉的「美人局」還有如下數例：如韶州錄曹的吳約為了參加吏部磨勘而來到臨安，結果陷進了美人局；吉州人李將仕通過「入粟」得官，於是到臨安來「赴調」，結果中了美人局的圈套；吳人沈將仕為了「調官」來京，又陷入了美人局；浙西人鄭主簿到臨安「赴調」之際，同樣陷在了美人局中。洪邁，《夷堅志》，補，卷8，〈吳約知縣〉，頁1616-1617；〈李將仕〉，頁1618-1619；〈王朝議〉，頁1621-1623；〈鄭主簿〉，頁1620-1621。

⁴⁵ 淡齋主人著，青木正兒校注，《通俗古今奇觀》（東京：岩波書店，1932），卷38，頁36-42。

人世不異，遂坐茶肆」，⁴⁶ 說明在城外的「市廛邸列」（「市」的店鋪或邸店排成一系列）中設有茶肆。〈道人留笠〉、〈餅店道人〉中看到的是，藉著號稱「會者萬計」的四川青城山道會的召開而臨時開設的茶肆。⁴⁷ 〈茶僕崔三〉中則有「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⁴⁸ 即開在應該是交通要衝的「觀風橋」側邊的茶肆。〈黃池牛〉記云：「黃池鎮隸太平州，其東即為宣城縣境，十里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嘯集。屠牛殺狗，釀私酒，鑄毛錢，造楮幣，凡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⁴⁹ 故事中的太平州黃池鎮，是鄰近宣城縣境的一處聚落，亡賴惡子、不逞宗室糾集於此，宰牛屠犬，釀造私酒，鑄造和印刷假幣等，壞事做盡。可見，交通、流通的要衝之地，亦是此等「無賴」、「惡少」聚集之所。〈無錫木匠〉有云：「無錫張木匠，造盆器出賣於街。一日差晚，在茶肆前交易。」⁵⁰ 說的是，張木匠製作盆器，拿到街上邊走邊賣，有一天傍晚，在茶肆前面做了趟買賣。該則故事中還說到「白晝鬼迷人於邑市」，證明這裡的茶肆是位於無錫城中的繁華街道。〈徐信妻〉條中記載：「建炎三年，車駕駐建康，軍校徐信與妻子夜出市，少憩茶肆傍。」⁵¹ 即徐信與妻子在建康夜市的茶肆中休息。〈王武功山童〉記道：「是年冬，王赴調臨安，忽遇之於江上。童見王至，邀入茶肆致拜。」⁵² 寓居郢州（現在的湖北省鍾祥市）的王武功在到臨安「赴調」的途中，在「江上」遇到了山童，兩人到茶肆中敘話。這兒的茶肆應當位於長江水上交通的要衝之處。以上事例均揭示出茶肆與交通、流通的密切關係，茶肆設置的地點與當時經濟都市叢生的現象緊密關聯。

二，茶館的開放性。另一點需要認識到的，是茶館的開放式空間。前面的六則事例表明，茶肆是一處上至官員、士大夫、富民等上層人，下至貧民、乞丐、惡少等下層人，還有道士、僧侶、術士，甚至仙人、鬼怪等各式各樣的「人」進行交際的空間。在《夷堅志》中，還有如下例子更好地表現出其開放性。〈京師道流〉有一部分內容是這樣記載的：「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眾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

⁴⁶ 洪邁，《夷堅志》，甲志，卷 16，頁 137。

⁴⁷ 同前引，丙志，卷 3，頁 386；卷 4，頁 391。

⁴⁸ 同前引，支乙，卷 2，頁 805-806。

⁴⁹ 同前引，支戊，卷 4，頁 1080。

⁵⁰ 同前引，支庚，卷 9，頁 1208。

⁵¹ 同前引，補，卷 11，頁 1651。

⁵² 同前引，補，卷 16，頁 1696。

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⁵³ 道士把被鬼附身的村民帶到茶肆驅邪，受到「市人千百」「聚觀」。同樣的描述還見於〈小邨先生〉，有記云：「李次仲季與小邨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者蹢躅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邨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邨曰：『不難也。正恐怪奇驚眾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錫，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邨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癰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⁵⁴ 小邨先生在茶肆治療乞丐的情景，也受到「市人」「爭來聚觀」。由這些事例看到的茶館，就是一處將「內」與「外」連接起來的開放空間。

以上兩點明確地表現出文章開頭所言茶館作為「境界」的特徵。茶館正是唐宋變革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的「都市式場域」中的一處「空間」據點。

五、結語

到上一節為止，我們得出了關於茶館研究的結論，最後，作為總結，筆者想談一談對宋代社會史研究的展望。

這次文章考察的課題是：由兩個不同系統的史料探討宋代茶館的存在形態。從都市史料看，茶館除了具有多種功能以外，又有不同類型的茶館適用於不同階層、身分的人群。這樣的特點顯示出，在某種意義上成熟的都市形態中，功能分化或群體劃分的狀況。然而，從《夷堅志》記載的全國範圍的茶館的史料看，與功能分化或群體劃分的特徵相比，茶館更加鮮明地表現出來的是，多種功能變得渾然一體，各種階層、身分的人們在共同的空間中往來交際。由此可見，茶館尤其是地方的茶館，屬於「都市式場域」（都市發展過程的一個階段）當中的一種「場」，這種「場」可以實現物、錢、人在時間、空間的「境界」內進行的交流。而出現在《夷堅志》故事中的茶館的人物，包括官員、士大夫、富民，還有道士、僧侶、術士，貧民、乞丐、惡少等下層人民及其代表「茶僕」等，都是在「境界」中生活著的活靈活現的民眾。

另一點應該認識到的是，宋代茶館的歷史位置。劉學忠〈中國古代茶館考論〉把茶館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⁵⁵ 第一階段在唐代，是茶館的興起期。茶館的數量

⁵³ 同前引，甲志，卷12，頁103。

⁵⁴ 同前引，乙志，卷1，頁194。

⁵⁵ 劉學忠，〈中國古代茶館考論〉，頁120-125。

較少，範圍限於北方的都市，停留在「飲食文化」那樣的低層文化中，與人們的生活沒有太多的聯繫。第二階段在宋代，是茶館的最初發展期。茶館的數量增加，由低層的「飲食文化」向休閒、娛樂享受那樣的高層文化擴展，與人們生活的關係漸趨密切。不過，在宋代，茶館品茶的功能弱化，精通茶道的士大夫造訪茶館的情況減少。到了明代，茶館開始充斥著風雅的氣氛，飲茶一事以及茶、水、器等物件都變得講究，精緻的飲茶藝術由文人士大夫處移到了茶館。直至清代，茶館更進一步發展，成為不再藉助其他任何娛樂活動，而僅是飲茶本身就足以作為享受的地方。進入晚清，一方面出現了受西洋文化影響的茶館，另一方面也出現了退廢成鴉片窟或賭場的茶館。

劉文將宋代茶館視作形成期，而明清茶館則是成熟期。在接受這種分期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出的是，在唐宋變革時期，商業革命、都市革命帶來的嶄新氣象不斷湧現，其中，宋代的茶館成為了經濟都市發展進程中「都市式場域」階段的一種構成要素，⁵⁶ 並揭示出隨著都市的成熟，茶館向極致追求「飲茶藝術」精髓的明清形態轉變的方向。既然如此，宋代的多功能茶館，可以說是茶館歷史中的過渡形態，並且呈現了「都市式場域」的具體形態。總而言之，茶館或者說都市社會發展的問題，⁵⁷ 既與宋元明清社會轉型的問題相呼應，則對其考察亦需建立在長時段的視角之上。⁵⁸

（責任校對：劉思好、廖安婷）

⁵⁶ 包偉民論及宋代的都市化時指出：隨著商業發展，人口聚集，城市無法容納，因而不斷擴展，這就是人們已經習知的兩宋時期城區居民的「溢出」現象。不過若深入觀察還可以發現，「溢出」或「城郭分隔城鄉作用的消逝」其實比傳統的認識要複雜一些。至少在絕大多數州縣城市，「溢出」多半集中在城關周圍，並不一定是全方位的，在「溢出」的同時，在城牆所包裹的城區內部大多存在著尚未充分都市化的地塊。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393。

⁵⁷ 拙文曾指出：科舉社會以「系統」、「網絡」、「空間」三大要素為基礎，在宋元明清之際逐步成熟，與之相呼應的是，住宿和娛樂設施在都市空間的不斷增加，都市化的進程由此展開。平田茂樹，〈「科舉社會」の視点から探る宋代都市社会史研究の新たな可能性〉，收入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学専修研究室編，《中国都市論への挑動》（東京：汲古書院，2016），頁33-66。另外，關於明清時期娛樂空間的發展，可參見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⁵⁸ 竹內実引用了老舍《茶館》、李劫人《暴風雨前》等小說，說明清末的茶館具有飲茶以外的機能，第一它成為了交易的場所，第二成為了集會與仲裁的場所，第三則是休息的場所，而且，利用茶館的是「中等以下」的階層。此外，現代的茶館存在地域差異，也具有飲茶以外的多種機能。因此，研究茶館歷史的問題，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地域性、階層性，以及與現代茶館的連續性等問題。竹內実，《茶館》（東京：大修館書店，1974），頁1-9。

附錄：《夷堅志》中的宋代茶館史料

卷數	標題	時間	場所	茶館史料的登場人物	茶館的功能	備考（茶館的史料）
甲志卷 1	石氏女		開封	石氏、幼女、丐者（＝呂翁→呂洞賓）	「行茶」	「令幼女行茶」
甲志卷 12	京師道流		京師	道流（＝道士）、村民、市人、惡少年		「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
甲志卷 16	都老侵地		鎮江金壇縣吳千村	湯氏子、郝氏之老、張氏子	「坐」	「坐茶肆」
乙志卷 1	小郝先生		建康市	李次仲季、小郝先生、丐者		「入茶肆」；「市人爭來聚觀」
乙志卷 7	布張家		邢州	富人張翁（＝張牙人）、死囚（＝賈客、賊）	牙行兼營茶肆	「以接小商布貨為業」；「閉茶肆」；「張牙人」；「布張家」
乙志卷 11	米張家	宣和二年 (1120) 六月	開封	京師脩內司兵士闌喜、妻湯氏張氏	「寄」、牙行兼營茶肆，還有僱傭幹旋的功能	「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米張家」
丙志卷 3	道人留筇	二月二十五 日道會	永康青城山	道人、賣茶家主人、觀中人	「少駐」、信息溝通	「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壁間，脫所頂笠掛其上」
丙志卷 4	餅店道人	青城道會	永康青城山	主人、客（＝呂先生→呂洞賓）	「賣茶菓」：餅店兼營茶肆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菓」；「賣餅家得一店，初啟肆之日」
丙志卷 9	宣和龍	宣和元年 (1119) 五月	開封	犬（＝龍）、軍器作坊諸卒、街吏、都人		「開封縣前茶肆家」；「茶肆與軍器作坊鄰」
丙志卷 10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 (1169) 六月	平江	茶肆民家父母、十歲兒、幼女、黃衣卒	「啜茶」	

附錄：《夷堅志》中的宋代茶館史料（續）

卷數	標題	時間	場所	茶館史料的登場人物	茶館的功能	備考（茶館的史料）
丁志卷 6	奢侈報	紹興三十一年 (1161)	臨安	鎮江一酒官、統領官員琦	「坐」	「琦坐茶肆」
丁志卷 12	淮陰民女	紹興末年「經寒食節」	淮陰	淮陰小民、母（＝婦人）、僧	「買酒」、「坐」	「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共買酒」
丁志卷 14	雷震犬	淳熙元年 (1174) 六月十五日	饒州	客、客妻、獵犬	旅館兼營茶肆？	「市店有客攜獵犬來數日」；「臥於茶桌下」
支乙卷 2	茶僕崔三	淳熙八年 (1181) 春	黃州	黃州市民李十六、僕崔三、少年女（＝左側孫家新婦→鬼？）、兄崔二、斑狸	「寄寓」	「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李家茶店」
支景卷 3	西湖庵尼		臨安	臨安某官（＝士人）、士人妻、少年、尼	「坐」	「妻為少年所慕，日日坐於對門茶肆」
支丁卷 3	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 (1170) 冬 「觀南郊」	臨安	呂德卿、王季夷、魏子正、羔、上官祿仁	「坐」、「信息溝通」、「講說」	「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
支丁卷 5	潘見鬼理冥	紹熙壬子 (1192) 夏	臨安（艮山、天井巷）	幹僕王富、錢君用二郎、潘見鬼		「嘗聞天井巷開茶店錢君二郎說」
支丁卷 10	王侍晨	紹興初	福州	王文卿侍晨、張和尚圓覺	「坐」	「風子在東街茶店中坐」
支戊卷 4	黃池牛	淳熙十三年 (1186) 六月	太平州黃池鎮	王元卿叔端、表兄盛果子東、茶肆人		「因詢茶肆人」
支戊卷 10	李汪二公卜相	紹興乙卯 (1135)	臨安	汪聖錫、同輩十餘（＝同舍）、士（→卜者）		「與同輩十餘在茶肆，士熟睨戶外，趨而入」
支庚卷 1	鄂州南市女	乾道五年	鄂州南草市	茶店僕彭先、富人吳氏女、吳翁、山下樵夫少年、里保	「買酒」	「南草市茶僕彭先」；「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攜瓶上，女使樵買酒」

附錄：《夷堅志》中的宋代茶館史料（續）

卷數	標題	時間	場所	茶館史料的登場人物	茶館的功能	備考（茶館的史料）
支庚卷 2	方大年星禽	乾道中	江州	術士方大年、弓級詹通、眼者、凶盜		「共過茶肆，肆之後皆作僦舍，商賈雜沓」；「笙簫鼓笛，列挂壁間」
支庚卷 8	道人治消渴		臨川	臨川人、道人、茶坊主人	「坐」、「與茶」、「具飯」	「嘗坐茶坊」；「漫呼與茶，又具飯」
支庚卷 9	無錫木匠		無錫	張木匠、客（＝鬼）	「交易」	「在茶肆前交易」
支癸卷 8	游伯虎	淳熙甲辰 (1184)	福州	游氏、道人	「就坐啜茶」	「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貧，僅能啓小茶肆」
支癸卷 8	吳師顏	紹興壬戌 (1142) 秋	臨安	太史局令史吳師顏、刺客、主人子澤	「款話」	「就相近茶肆款話」
補卷 2	何隆拾券	乾道二年 (1166)	饒州	饒州市老何隆、市民董三、掌錢庫子包興		「嘗行至茶邸」
補卷 8	臨安武將			向巨源子士肅、院長（＝寺隸）、婦人、浙西一後生官人、茶僕、將官（＝惡子）、三橋黃家店主	「寓」、「買酒」：旅館兼營茶肆	「寓於三橋黃家店樓上」；「生買酒自酌，使茶僕捧一杯下為壽」
補卷 8	京師浴堂	宣和初	開封	官人、廝役、大尹、惡少年	「少憩」、「浴堂」	「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浴堂也」；「瞻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
補卷 11	徐信妻	建炎三年 (1129)	建康	軍校徐信、妻子、一人（＝客）	「少憩」	「夜出市，少憩茶肆旁」
補卷 16	王武功山童	乾道七年 (1171) 冬	「赴調臨安，忽遇之於江上」（去往臨安途中）	河北人王武功、小僕山童		「邀入茶肆致拜」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名公書判清明集》*Minggong shupan qingming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 吳自牧 Wu Zimu，《夢粱錄》*Mengliang lu*，收入孟元老 Meng Yuanlao 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Dongjing menghua lu wai sizhong*，臺北 Taipei：大立出版社 Dali chubanshe，1980。
- 李 燾 Li Tao，《續資治通鑑長編》*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 孟元老 Meng Yuanlao，《東京夢華錄》*Dongjing menghua lu*，收入孟元老 Meng Yuanlao 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Dongjing menghua lu wai sizhong*，臺北 Taipei：大立出版社 Dali chubanshe，1980。
- 周 密 Zhou Mi，《武林舊事》*Wulin jiushi*，收入孟元老 Meng Yuanlao 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Dongjing menghua lu wai sizhong*，臺北 Taipei：大立出版社 Dali chubanshe，1980。
- 耐得翁 Nai Deweng，《都城紀勝》*Ducheng jisheng*，收入孟元老 Meng Yuanlao 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Dongjing menghua lu wai sizhong*，臺北 Taipei：大立出版社 Dali chubanshe，1980。
- 洪 皓 Hong Hao，《松漠紀聞》*Songmo jiwen*，《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三編第 7 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2008。
- 洪 邁 Hong Mai，《夷堅志》*Yijian 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 徐 松 Xu Song，《宋會要輯稿》*Song huiyao jigao*，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76。
- 徐 揚 Xu Yang 繪，蘇州市城建檔案館 Suzhoushi chengjian dang'an guan、遼寧省博物館 Liaoningsheng bowuguan 編，《姑蘇繁華圖》*Gusu fanhua tu*，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1999。
- 陸 游 Lu You，《老學庵筆記》*Laoxue'an biji*，《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五編第 8 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2012。
- 淡齋主人 Danzhai zhuren 著，青木正兒 Aoki Masaru 校注，《通俗古今奇觀》*Tongsu gujin qiguan*，東京 Tokyo：岩波書店 Iwanami shoten，1932。

歐陽修 Ouyang Xiu, 《歸田錄》 *Guitian lu*,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一編第 5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3。

二、近人論著

于志娥 Yu Zhi'e、任仲書 Ren Zhongshu, 〈宋代勞務市場發展狀況研究〉“Songdai laowu shichang fazhan zhuangkuang yanjiu”, 《哈爾濱學院學報》 *Haerbin xueyuan xuebao*, 34.4, 哈爾濱 Harbin: 2013, 頁 93-98。

王 河 Wang He, 〈論宋代茶文化中的雅俗風尚〉“Lun Songdai chawenhua zhong de yasu fengshang”, 《社會科學戰線》 *Shehui kexue zhanxian*, 3, 長春 Changchun: 2009, 頁 150-154。

包偉民 Bao Weimin, 《宋代城市研究》 *Songdai chengshi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4。

巫仁恕 Wu Ren-shu, 《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 *Youyou fangxiang: Ming Qing Jiangnan chengshi de xiuxian xiaofei yu kongjian bianqian*,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2013。

沈冬梅 Shen Dongmei, 《茶與宋代社會生活》 *Cha yu Songdai shehui shenghuo*,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7。

——, 〈宋代文人茶文化行為主體的角色承擔〉“Songdai wenren chawenhua xingwei zhuti de juese chengdan”, 《農業考古》 *Nongye kaogu*, 5, 南昌 Nanchang: 2014, 頁 38-45。

紀昌蘭 Ji Changlan, 〈試論宋代社會的賭場與賭風〉“Shilun Songdai shehui de duchang yu dufeng”,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Shoudu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北京 Beijing: 2016, 頁 19-26。

郝軍輝 Mao Junhui, 《元明戲劇中呂洞賓形象研究》 *Yuan Ming xiju zhong Lü Dongbin xingxiang yanjiu*,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Hebei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 2009。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著, 馮承鈞 Feng Chengchun 譯, 《馬可波羅行記》 *Makeboluo xingji*, 收入馮承鈞 Feng Chengchun, 《馮承鈞著譯集》 *Feng Chengchun zhuyi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6。

徐 軻 Xu Ke, 《宋代茶館研究——以北宋開封和南宋臨安為中心的考察》 *Songdai chaguan yanjiu: yi Beisong Kaifeng he Nansong Lin'an wei zhongxin de kaocha*, 開封 Kaifeng: 河南大學碩士論文 Henan daxue shuoshi lunwen, 2009。

游 彪 You Biao, 〈宋代商業民俗論綱——以城市餐飲業為中心的透視〉“Songdai shangye minsu lungang: yi chengshi canyinye wei zhongxin de toushi”, 《北京師範

-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1，北京 Beijing：2005，頁 94-102。
- 楊永兵 Yang Yongbin，〈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Shi lun Songdai chaguan de gongneng”，《農業考古》*Nongye kaogu*，2，南昌 Nanchang：2004，頁 181-184。
- 劉清榮 Liu Qingrong，〈宋代茶館述論〉“Songdai chaguan shulun”，《中州學刊》*Zhongzhou xuekan*，3，鄭州 Zhengzhou：2006，頁 189-192。
- 劉學忠 Liu Xuezhong，〈中國古代茶館考論〉“Zhongguo gudai chaguan kaolun”，《社會科學戰線》*Shehui kexue zhanxian*，5，長春 Changchun：1994，頁 120-125。
- 五味文彦 Gomi Humihiko，〈都市的な場をめぐって〉“Toshiteki na ba o megutte”，收入中世都市研究会 Zhusei toshi kenkyukai 編，《都市的な場》*Toshiteki na ba*，東京 Tokyo：山川出版社 Yamakawa shupansha，2012，頁 7-13。
- 平田茂樹 Hirata Shigeki，〈「科挙社会」の視点から探る宋代都市社会史研究の新たな可能性〉“‘Kakyo shakai’ no shiten kara saguru sodai toshi shakaishi kenkyu no aratana kanosei”，收入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東洋史学専修研究室 Osaka shiritsu daigaku daigakuin bungaku kenkyuka toyoshigaku senshu kenkyushitsu 編，《中国都市論への挑動》*Chugoku toshiron he no chodo*，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uko shoin，2016，頁 33-66。
- 加藤繁 Kato Shigeshi，〈唐宋櫃坊考〉“To So kibo ko”，《東洋學報》*Toyo gakuho*，12.4，東京 Tokyo：1922，頁 450-486。
- 竹内実 Takeuchi Minoru，《茶館》*Chakan*，東京 Tokyo：大修館書店 Taishukan shoten，1974。
- 吳自牧 Wu Zimu 著，梅原郁 Umehara Kaoru 譯注，《夢梁錄》*Mengliang lu*，東京 Tokyo：平凡社 Heibonsha，2000。
- 岡本不二明 Okamoto Fujiaki，〈宋代美人局考——犯罪と演劇〉“Sodai tsutsumotase ko: hanzai to engeki”，《高知大國文》*Kochidai kokubun*，21，高知 Kochi：1990，頁 1-12。
- 竺沙雅章 Chikusa Masaaki，〈宋代官僚の寄居について〉“Sodai kanryo no kikyō ni tsu i te”，《東洋史研究》*Toyoshi kenkyu*，41.1，京都 Kyoto：1982，頁 28-57。
- 相田洋 Soda Hiroshi，《橋と異人——境界の中国中世史》*Hashi to ijin: kyokai no chugoku chuseishi*，東京 Tokyo：研文出版 Kenbun shupan，2009。
- 梅原郁 Umehara Kaoru，〈皇帝・祭祀・国都〉“Kotei, saishi, kokuto”，收入中村賢二郎 Nakamura Kenjiro 編，《歴史のなかの都市——続都市の社会史》*Rekishi*

no naka no toshi : zoku toshi no shakaishi , 東京 Tokyo : ミネルヴァ書坊
Mineruva shobo , 1986 , 頁 284-309 。

斯波義信 Shiba Yoshinobu , 《宋代商業史》 *Sodai shogyoshi* , 東京 Tokyo : 風間書坊
Kazama shobo , 1968 。

綱野善彦 Amino Yoshihiko , 《日本中世都市の世界》 *Nihon chusei toshi no sekai* , 東京 Tokyo : 筑摩書房 Chikuma shobo , 1996 。

Teahouses in the Song Perio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urces of Urban History and Anecdotal Literature

Hirata Shigeki

Gradu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uman Sciences
Osaka City University
hiratashigeki@yahoo.co.jp

ABSTRACT

Although many researchers have dealt with teahouses in the Song period, they have discussed them without adequately differentiating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wo different types of sources. Whereas sources of urban history provide a static description of teahouses in the capitals, anecdotal literature contains abundant information on teahouses all over the country, dynamically narrating various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them.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sour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s of teahouses in Song urban society.

The sources on urban history show that various types of teahouses existed in the capitals, functioning as places for dining, drinking, lodging, entertainment, and for conducting commercial activities. People from different classes and statuses chose from among these various types of teahouses for their own purposes. This suggests that teahouses in the capital cities achieved a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Anecdotal literature reveals a different picture. Teahouses were places that simultaneously retained various functions and wherei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lasses and statuse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is suggests that local teahouses assumed the role of “contact zones” between cities and villages in this period of urban development, acting as a junction through which people, goods, and money flowed and passed.

Key words: teahouses, sources of urban history, anecdotal literature, contact zones

(收稿日期：2017. 3. 13；修正稿日期：2017. 9. 5；通過刊登日期：2017. 12. 5)